

周星驰:《新喜剧之王》结局不再遗憾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王宝强、鄂靖文等主演的电影《新喜剧之王》将于2月5日大年初一全国上映。在20年前的《喜剧之王》中,周星驰讲述了一个跑龙套的演员梦想,对着大海喊出:“努力,奋斗”。20年后,周星驰再次回到小人物的喜剧创作中,请来了同样是跑龙套出身的王宝强,以及一些新人演员,讲述这些小人物的奋斗史。

1 仅用两周拍完? 三年打磨剧本,两个月拍摄

记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想这部电影的?

周星驰:其实,考虑这个事情大概七八年了,一直在想着要再次做什么。感觉想得差不多的时候是三年前,突然一下子想清楚了,怎么去重新展现曾经的故事,却又要不一样的感觉,就开始一点点地准备。

记者:电影的开拍消息是很突然传出来的,甚至有人说你为了赶春节档,两个礼拜就把电影拍完,事实是怎样的?

周星驰:两个礼拜真的能拍出来吗?(笑)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我也太厉害了。其实花了大概两个月吧,如果从正式剧本开始应该是3年,不过剧本完成后其实拍起来很快,但是我们这次用了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在这方面花了一些时间。

记者:为什么之前要用《D计划》这

2 是否已经江郎才尽? 还可以给观众不一样的东西

记者:预告片中有你之前电影中的桥段,有评价说你江郎才尽了。

周星驰:好像到我这个年纪之后,每个新戏出来都会要“江郎才尽”一次(笑)。不仅是电影,整个世界都一直在变,我们必须一直去学习。电影最主要的就是创意,要给观众带来新鲜感,我想我还可以给观众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每次都会再努力一下。

记者:20年后重新拍回小人物有什么感受?

周星驰:我自己也是一个小人物,不过是想通过电影去说一些话。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和激动,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自己的东西是没有变的,你说是喜剧也好小人物也好,我自己认为还是很熟悉的,做起来是得心应手的。只是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有了一些变化,可能电影里会有不同的内容呈现。不管是二十年前还是现在,像“尹天仇”一样的年轻人还是有很多,我想跟他们分享我的感受,通过电影也许会给到一些力量。

记者:20年前尹天仇并未成功,那这次呢?

周星驰:结局会不太一样。20年前,尹天仇虽然努力奋斗了很久,但电影的结尾他还是失去了男主角的机会,我们在电影里面没有安排一个他功成名就的结局。在《新喜剧之王》里面,我们让主角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因为我觉得这样能够更直接地鼓励到大家,让观众看到人生不会永远都跑龙套的。可以说,20年前,观众没有和尹天仇一起看到“天亮”,但20年后,大家可以看到了,天亮以后真的很美。

个片名立项?

周星驰:因为电影的最终名字还没想好,又不想给大家剧透,就随便改了一个名字。当时ABC已经被别人注册了,没办法,我就只好选D(笑)。

记者:你拍《新喜剧之王》的消息注定十分轰动,为什么一开始保密不直接告诉大家呢?

周星驰:我需要时间,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电影,对我来说算是很重要又很有意义的东西,又赶上20年这样一个节点,人难免会考虑很多东西。多给我自己一点时间,也算是给观众一个惊喜吧,我想要检查好了再交出来,这样对我来说不太会有遗憾。我不想电影还没出来就已经有人在盯着,万一我又多想了一年怎么办?

3 女主角是柳飘飘? 其实是女版“尹天仇”

记者:为什么《新喜剧之王》起用了一些不知名演员,甚至剧组的工作人员?

周星驰:因为我希望给到更多有热忱、有梦想,还一直在努力奋斗的人们机会,发掘更多的人才,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实剧组工作人员也都有一个演员梦,同时电影中很多角色都是剧组人员,找真实的他们不是更好吗?

记者:你是如何选中了鄂靖文做女主角,她身上什么气质最贴合“喜剧之王”的感觉?

周星驰:我们经

过了很多轮的试镜,发现她对表演有一种热情。同时也看过她的资料,她是一个喜剧演员,为了塑造形象,能对比很多不同的尝试,同时她的经历跟戏中“如梦”这个角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选了她之后,我才发现她原来在我之前的电影也有当过龙套。

记者:预告片播出后,很多人把鄂靖文代入了柳飘飘的角色,你会担心新演员和已成经典的角色产生对比落差吗?

周星驰:观众看完电影就知道了。如果一定要带入《喜剧之王》,那她也应该是“尹天仇”,观众也许会问“尹天仇”怎么变成女的了?我们这次讲的是一个女版“尹天仇”的故事。

4 要和当代年轻人讲什么? 人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

记者:你在片场教戏的风格是,群演、龙套的戏都亲自教,为什么会如此亲自亲为?

周星驰:对一部电影来讲,不存在“小角色”,每个人都是有用的角色。要达到电影的效果,不管是什么戏份的人,他们对最后的呈现都会产生影响。可能是我自己表达习惯的原因吧,我觉得演出来更直观一些,能让演员立刻明白,原来这里是想要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

记者:你觉得“喜剧之王”的精神是什么?

周星驰:就像刚才说到的,虽然“喜剧之

王”字面上是“王”,但其实是一些认真生活、努力追求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真实、自信、认真甚至是较真。

记者:这次电影主题曲是一首老歌《疾风》,你会选择这首歌?

周星驰:陈百强的《疾风》这首歌的歌词很耐人琢磨,比如唱到“风却没理起始与终,它只知发力去冲。”或者“如内心有梦便全力追踪,好比天空疾劲野风。”你可以想象出来,一个小人物全力奔跑的画面,这时候响起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是不是很适合?“疾风”也给了追梦的小人物一种力量,就好像拼搏的人都是疾劲野风。

记者:你对现在正在打拼的充满梦想的年轻人有什么话说?

周星驰:其实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任何事情不要害怕失败。正在努力奋斗的年轻人,希望你们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

(据新京报)



这40年,他由工人成为市摄影协会副主席 张湘东:用镜头记下清水塘的荣光与转身

□记者 李卉

穿梭的自行车、嘹亮的劳动号子,汉子们一身工装,身后是机器和厂房,这些曾在清水塘大小林立的工厂车间中最稀松平常的画面,却被摄影师张湘东所珍视。“幸亏这些记录,为株洲这座城市留下了些许记忆。”在2017年10月“蝶变清水塘——石峰区老工业区变迁”摄影图片展上,张湘东看着自己所摄的一幅幅照片展示在市民面前,心中感慨万千。

张湘东是株洲化工厂(下简称为株化)职工子弟,1979年,18岁的他如愿穿上工装,“像父母一样进厂当工人,分一个好工种,再找一个从事好工种的漂亮女孩结婚,几乎是我们这些厂矿子弟对人生的全部规划。”

人物档案

姓名:张湘东
年龄:58岁
职业:先后在株洲化工厂任操作工人以及美术、摄影专干,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市摄影协会副主席。摄影作品曾获全国摄影大赛铜奖。



▲张湘东

兄弟姐妹4人,3人成了“株化人”

位于石峰区井岗社区那栋红砖职工宿舍,承载着张湘东许多童年记忆。“小时候,我看到邻居总是去塘里摸一些螺、贝壳,煮在稀饭里面吃,好奇怪的。长大一点才意识到,他们广东人爱吃这个。”一栋宿舍楼30多户人家,来自天南海北,张湘东从小就见识过东北婶子的爽利,也喜欢听上海小姑娘的吴侬软语。

株洲化工厂于1956年筹建。彼时正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关键期,举国上下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处处是一片大于快上的蓬勃景象。为确保湖南工农业生产对农药化肥的需求,党中央决定筹建“湖南化工厂”和“湖南磷肥厂”,负责选址的北京设计院在长株潭三地进行实地勘察后,最终选择了交通优势突出的株洲清水塘地

知青岁月,遇“大神”讲摄影乐趣

1979年,结束了两年知青锻炼,张湘东进入株化硫酸分厂成为一名操作工。株化的硫酸产量曾稳居中南地区第一,全国第二,硫酸制酸操作室曾是株化最大的操作室。

“硫酸分厂虽然重要,但是普通操作工不算我理想的岗位。”张湘东介绍,操作工需要三班倒,生活不规律,而且操作相对简单,对于从小就好奇心爆棚、喜欢折腾手工的他来说,这个岗位不足以让他振奋精神,当时他最期待的是“技术含量高”的电工岗位。

沮丧感日益强烈。1981年,姐夫出差上海带回的礼物让张湘东的

小宇宙熊熊燃烧起来——那是一台胶片照相机,要95块钱,我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30多块。

其实,张湘东与摄影的缘分可以追溯到更早。1977年,他在株洲县当知青时曾遇到过一位“大神”,“他用木头做了个照相机模型,宝贝一样收着,没有旁人的时候,会拿出来跟我讲讲摄影的乐趣。还找来盒子、磨砂玻璃、放大镜跟我讲成像。”张湘东说,“大神”对摄影的阐释让他有了电光火石般的触动,更为幸运的是他的姐夫也有着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并且鼓励引导他走上了这条改变他人命运的道路。

一次摄影比赛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

进口胶卷每卷12元,国产胶卷每卷7元,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湘东月工资还不到50元,“每拍一张照,什么角度、怎么构图,真的要想半天。按一下快门,是多神圣的事情。”张湘东说,为了摄影,他在家建起了暗房,也开始留意观察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事。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每个角落。随着三项制度改革,一岗定终生被打破,岗位流动频繁起来。厂里青年们的文化艺术生活也日益丰富,蝙蝠衫、

牛仔褲、蛤蟆鏡開始成為時尚小青年的標配,霹靂舞、交誼舞流行,舞廳俱樂部里幾乎每個周末都有舞會。

当时已如愿走上电工岗位的张湘东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摄影。在一次厂内摄影比赛中,他凭借一组花卉摄影作品赢得头奖,这次崭露头角为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一次关键的转机——调入公司工会,不过由于摄影干事岗位已经有人,张湘东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电影放映员。

多人劝他投考事业单位,他都一口拒绝

上世纪九十年代,株化进入全盛时期,年销售额达到25亿元,利税3亿元,员工达到7300多人。

调入工会之后,虽然收入不及一线工人,但张湘东却如鱼得水,每天背着照相机满心欢喜地拍摄。当时也有收入,他们一家生活虽不富裕,但4个孩子基本都没有过挨饿受冻的记忆,并相继就读于株化子弟小学、中学,最终有3个孩子进入株化工作。

由于化工企业的特殊性,很多设备几乎是终年不停歇地运转,每年为

期1个多月的停机检修则是厂里的大事。“一次停机检修,领导提出新创意,改变以往的板报文多图少的模式,全部改用照片,记录大家工作的瞬间。”张湘东介绍,他当时犹如打了鸡血一般,上午背着相机到处抓拍,下午则冲洗、制版、配文,当天的片子当天就展出,好多工人下班时经过宣传栏,看到自己几个小时之前做事的样子被贴出来了,那叫一个激动。

企业关停后,他与清水塘一起转型升级

清水塘,是承载株洲工业辉煌之地,也是诠释责任与担当之地,当历史走到转型的十字路口,在去与留之间,清水塘勇敢地选择了探索、开辟。2014年,清水塘首家搬出的企业——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在百里之外的醴陵东富镇点火投产。2015年,株化彻底关停。

从1979年进厂到2015年离开,张湘东人生中最宝贵的36年与企业息息相关。他一次次翻看36年来留下的工作笔记、摄影记录。

“这份回忆不仅是我和我的家人

有,清水塘地区十多万企业职工与家属甚至全株洲人民心中其实都有。”失业后的张湘东仍然背着相机热衷记录,但他不再是那个战战兢兢不敢按下快门的摄影新人,也不再是只追逐风光美景的狂热分子,他带着36年的沉淀与思考,记录清水塘其他企业退出之前的影像,他记录株洲钢厂最后一根烟囱倒地,也记录经过治污后的霞湾港萌发的生机……

今年58岁的张湘东每天仍工作十多个小时,他说自己与清水塘一样,都走在转型升级的大道上。

对话

淘汰旧产能是发展必由之路 作为职工,必须面对

记者:当得知企业关停的时候,你有何感想?

张湘东:我们是典型的企业家庭,关停影响每个家庭成员,心里肯定是有冲击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从高一点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淘汰旧产能是发展的必然道路,企业要面对,清水塘要面对,作为职工,我们也必须面对。

记者:从工人到摄影师,你觉得自己转型的关键期是哪些?

张湘东:改革开放是第一个。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随着改革开放,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了、思维方式也开化了,我进厂之初,很多岗位都是一岗定终生,后来交流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对于摄影而言,题材越来越丰富,摄影器材也日新月异。第二个就是清水塘转型升级、企业关停,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还是一名摄影干事,很难跳出企业视觉,去捕捉更有深度的作品。